

临证体会

旋覆代赭汤治疗中风后呃逆浅析

李红亮

(河南省洛阳市第一中医院,洛阳,471000)

关键词 中风呃逆/中医药疗法;@ 旋覆代赭汤**doi:** 10.3969/j.issn.1673-7202.2013.01.025

旋覆代赭汤出自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161条“伤寒发汗，若吐、若下，解后，心下痞硬，噫气不除者，旋覆代赭汤主之”。罗谦辅论述旋覆代赭汤曰：“汗吐下解后，邪虽去而胃气已亏矣，胃气既亏，三焦因之失职，清无所归而不升，浊无所纳而不降，是以邪气留滞，伏饮为逆，故心下痞硬，噫气不除，方中以人参甘草养正补虚，姜枣和脾养胃，所以安定中州者至矣，更以代赭石之重，使之敛浮镇逆，旋覆花之辛，用以宣气涤饮，佐人参以归气于下，佐半夏以蠲饮于上，浊降痞硬可消，清升噫气自除。”笔者临床常用以治疗中风后呃逆。

1 中风病概述

中风后呃逆是中风病的一个常见并发症，发生率相当高。现代医学认为大脑广泛性病变，尤其是下丘脑或延髓的缺血、出血导致内脏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，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，及继发的胃黏膜损伤或出血等因素刺激中枢神经，引起膈肌痉挛，导致顽固性呃逆^[1]。本病表现为呃逆频繁，症状顽固，持续时间超过24h，常规治疗方法无效，具有病程长、反应剧烈的特点，致使患者痛苦难忍，甚或加重病情，危及患者生命^[2]。中医学认为：本病是肝肾阴虚，水不涵木，阳亢化风，痰热内生，风火痰上乘肺胃，肺胃之气不降反升，导致动膈而发生^[1]。中风病属于内科急危重症，发生呃逆，说明病情更加危重。黄文东教授认为，呃逆频频是痰热郁闭，渐耗元气，胃气衰败的表现^[3]。及时有效的治疗，对病情的控制和预后有重要的意义。

2 旋覆代赭汤的组成及用法

旋覆代赭汤以旋覆花、代赭石为主药组方，其理颇深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载：“代赭石气味苦寒，无毒，主鬼疰，贼风，蛊毒，杀精物恶鬼，腹中毒，邪气，女子赤沃漏下。”“旋覆花气味咸温，有小毒，主结气，胁下满，惊

悸，除水，去五脏间寒热，补中益气”，陈修园说^[4]：“代赭石气寒入肾，味苦无毒入心，肾为坎水。代赭石气寒益肾则肾水中一阳上升，心为离火。代赭石味苦益心，则心火中一阴下降，水升火降，阴阳互藏其宅，而天地位矣，故鬼疰、贼风、精魅恶鬼以及蛊毒，腹中邪毒皆可主之，肾主二便，心主血，血热则赤沃漏下，苦寒清心，心肾相交所以主女子赤沃漏下，仲景旋覆代赭汤用之故少，后人昧其理而重用之，且以之镇纳诸气，皆荒经之过。”“旋覆花气温，秉风气而主散，味咸得水味润下而软坚，味胜于气，故以之为主，唯其软坚，故结气胁下满等症，皆能已之。唯其润下故停水，惊悸及五脏淤滞而生寒热等症，皆能已之。借咸降之力，上者下之，水气行，瘀气消，而中气自然受补矣。”《内经》言“有胃气则生，无胃气则死”，明确指出无论何种疾病，保护胃气的重要性。旋覆代赭汤，重用人参（二两）、大枣（十二枚）、生姜（五两）、炙甘草（三两），补中益气，扶脾胃之虚，少用代赭石（一两）苦寒入肝，镇肝降逆，免伤脾胃之气。君以旋覆花温而能下气消痰，降逆止呃。组方缜密，彰显仲圣尊经之旨，法度严谨。应用于中风后呃逆，证机相应。

旋覆代赭汤的组成和用法是“旋覆花三两，人参二两，生姜五两，代赭石一两，炙甘草三两，半夏半升，大枣十二枚，上七味，以水一斗，煮取六升，去滓，再煎，取三升，温服一升，日三服”。从中可以看到原方的剂量、煎法、服药方法与现代的用法是不一样的。值得我们去深思。需要指出的是用经方一定要用经方的量。所谓“中医不传之秘在用量”，而经方用量历代医家见仁见智，或谓“古之一两，即今之一钱”等。柯雪帆氏根据国家计量总局《中国古代度量衡表图集》中“光和大司农铜权”（此权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）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核算，即东汉张仲景用药量“1斤合今之250g，1两合今之15.625g，1斗合今之2000mL，1升合今之200mL”^[5]，半夏半升约合42g^[6]，这样旋覆代赭汤用量应该是“旋覆花45g 代赭石15g 人参30g 生姜75g

炙甘草 45g 半夏 42g 大枣 12 枚”。煎服法：以水 1 斗（2 000mL），煮取 6 升（1 200mL），去滓，再煎，留取 3 升（600mL）每服 1 升（200mL），日 3 服。这里有 2 点与现代的煎服方法不一样：一是严格用水量 2 000mL，煮至 1 200mL，留汁再煎；二是每次 200mL，1 日 3 次服。西汉杨雄《方言》“凡有汁而干为之煎”，在《伤寒论》中凡是和解剂煎法均是“去滓，再煎”，如：半夏泻心汤、生姜泻心汤、甘草泻心汤、小柴胡汤、大柴胡汤等，去滓，再煎之法，意在使药性和合，作用协调，并行不悖，而利于和解^[6]；1 日 3 次服药有利于保持有效的血药浓度。

笔者多年来应用经方的时候谨遵法度，悉心处方，严格按照经意，以示病家，多收桴鼓之效。治疗中风后呃逆以旋覆代赭汤的原方剂量、煎法、服法，多能收到“一剂知，二剂已”之效。

3 典型病例

某，男，43 岁。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以“失语，右侧肢体瘫痪 2h”收住院。查体：神清，完全性运动性失语，右利手。双眼球向各个方向活动充分，口角无偏斜，颈软，心肺听诊正常，肝脾触诊正常，右侧肢体呈迟缓性瘫痪。头颅 CT 示：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，出血量约 20mL。给予常规治疗。第 2 天出现呃逆频频，呃声

响亮。曾用针灸，穴位封闭、异丙嗪注射液滴鼻，胃复安针肌注等疗法 5 天，无效。刻诊：面红，气怯，呃声低微，24h 不间断，不能进食，不能休息，血压升至 200/110mmHg，舌质淡，苔薄白，脉细弱。西医诊断：脑出血。中医诊断：中风病—中经络，呃逆。辨证：肝气犯胃，胃虚气弱，清阳不升，浊阴不降。治则：镇肝降逆，益气和胃。处方：旋覆花 45g（包煎），代赭石 15g，党参 30g，半夏 42g，炙甘草 45g，大枣 12 枚，生姜 75g，3 剂。每剂以水 2 000mL，煎取 1 200mL，再煎至 600mL，日 3 次，每次服 200mL，小量频服，服完第一剂，呃逆明显减轻。2 剂后呃逆消失。服完 3 剂，饮食如常，睡眠正常，血压稳定在 140/90mmHg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邢妹妹,黎凯.针药合用治疗中风后呃逆疗效观察[J].吉林中医药,2008,28(9):591.
- [2] 卢正海,吕建平,牟方波.加减旋复代赭汤治疗中风后呃逆 22 例[J].中国中医急症,2008,23(09):103.
- [3] 黄文东.实用中医内科学[M].1 版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5:417.
- [4] 陈修园.神农本草经读[M].1 版.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3:46-47.
- [5] 陈少芳.关于《伤寒论》经方用量问题的探讨[J].中华中医药杂志,2011,26(10):2223.
- [6] 熊曼琪.伤寒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:157,441.

(2012-03-12 收稿)

从脾论治脂肪肝的经验介绍

张志银

(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分院中医科,上海,200081)

关键词 脂肪肝；中医疗法；从脾论治

doi: 10.3969/j.issn.1673-7202.2013.01.026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饮食结构的变化，脂肪肝在我国的发病率越来越高，已成为与病毒性肝炎并驾齐驱的两大肝病，甚至有超过病毒性肝炎的趋势，正日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^[1]。脂肪肝属于中医的“积聚”“胁痛”“肥气”等范畴^[2]，其发病原因及主要症状均与脾密切相关，患者多先见头晕、胸胁胀痛、胸闷、脉弦等症，继而出现倦怠、纳差、腹胀、便溏、苔腻等脾胃症状，出现“肝病及脾”的证候，此即医圣张仲景“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”之旨。现代医学资料也表明，脂肪肝发展到一定阶段除了有肝实质性病变外，大

多有消化障碍、食欲减退等症状。鉴此，笔者治疗脂肪肝犹重视仲师“肝病实脾”“肝病治脾”之旨，倡脂肪肝从脾论治，既可避免犯“见肝之病，不解实脾，惟治其肝”之诫，又可拓宽思路、提高疗效。现介绍 3 例临床遵“肝病治脾”理论治愈的脂肪肝病例以抛砖引玉。

1 肝炎后脂肪肝，重在健脾疏肝、化痰降浊

某，男，43 岁，工人。因患肝炎后家属特殊照料，增加营养及甜食，卧床休息为主，3 个月内体重显著增加近 10 公斤，但精神体力反差，伴肝区胀痛，肝功能 ALT 80U，B 超示：“脂肪肝”，舌质淡红，苔薄腻，脉弦细滑。辨证为脾虚肝郁，痰浊蕴结，治拟健脾疏肝、化痰降浊，参合清热解毒降酶之品。生黄芪 20g，炒党参 12g，制黄精 20g，焦白术 15g，郁金 15g，广木香 9g，陈